

前湖南省委书记退休后回乡务农

“乡下有三好”

曾有不少人好奇地问毛致用：“为什么要回乡下养老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乡下有‘三好’——空气好、水好、蔬菜好。”不少问者半信半疑，他也不多解释。一个七旬老人执意要回家，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。

2003年3月中旬，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，待全国“两会”一结束，就直奔西冲村。此前，他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，虽然简陋，但住得舒坦踏实；虽然不如城里方便，但内心安宁；更何况还有“三好”，还能落叶归根！

不过，毛致用身边的人当时有些担心。毕竟乡下清苦，生活寂寞。他的老伴易银秋告诉我们：“刚回乡那阵子，他们时不时地找个由头来西冲转一转，名为看望，实为暗察，看看老头子是否真的铁了心。”

毛致用明白亲朋好友的心思。他没说过多余的话，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做自己钟爱的事：每天早上6点起床后，先到鸡舍喂鸡，再到菜地里劳动，之后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吃早餐；上午看看文件、书报，中午打个盹，下午再下地干活，顺手扯几把青草喂鱼；晚上7点看新闻联播，之后用热水泡脚，上床睡觉。

这就是毛致用的“日程表”。3年多来，除非天有雨雪，他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。

“我种的菜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；我养的鸡和鱼，不用任何添加饲料；我家的井水，也比城里的自来水好喝。”老头儿说的全是大实话。

扶贫助困

毛致用回到故里后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沼气是个宝，再穷也得搞。”

当年，西冲村发展沼气缓慢，老人非常着急，竟派人来督办，硬是让有条件的村民都建起了沼气池。

我们的汽车从长沙一路北行，个把小时后就进了岳阳县境。此行，是要去拜访一位“隐居”于西冲村的老人。汽车里，电台正播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消息。安南说他希望退位后能够去一家农场当农民。看尽了天下风云的安南，或许只是随便说说，但我们要拜访的这位老人，却真的是解甲归田。他便是毛致用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，今年已77岁高龄。

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章彦武先生，特意为我们带路。西冲村这个乡间村落，他已不知来过了多少次。在一棵枫树下，汽车停稳，毛致用的家到了。

毛致用快步迎过来，笑呵呵地伸出双手。身后，是他的老伴易银秋女士，同样也是笑脸相迎。

他自己掏钱动手盖了一间大猪栏，挖了一口沼气池。老人说：“有了沼气，农民就不砍树了，连茅草都不割了，生态也就好了。”果不其然。记者放眼望去，西冲一带如今青山绿水，平缓起伏的山丘蜿蜒交错，层叠有序的梯田从山脚一直盘绕到山腰。

由于西冲村人多田少，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，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小孩。刚回家那年的腊月廿四，毛致用将村里60多个70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家里吃年夜饭，共祝新春。他说，如今，西冲村生态这么好，没有理由不出几位百岁寿星。

毛致用订阅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常刊登各地建设生态文明村的事儿。他也动了这方面的心思，便与村干部们商议：“生态好了，文明也得跟进。建生态文明村，咱们有这个条件和基础。”西冲村底子本来就很好，村民人均年收入早就过了4000元。这些年，村集体收入也很可观。他建议村里每年拿出一笔钱，给村里的小学老师生活补助；对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，奖一两千块；考上名牌大学的，重奖一两万。村民们一合计，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关心下一代有了着落，如何照顾好老人的事却有些棘手。

只比毛致用小1岁的毛万清，患了急性肠炎，家里没人照顾。毛致用得知后，立即打电话到镇里，请求他们派车将这位老人送进医院。事后他想，不能老是凭自己的面子办这类事儿，得为老人们做点事情。他找镇干部唠叨这事儿，镇里也很热心，表示除了办好敬老院，解决困难户、五保户

孤寡老人养老问题外，还可以每年挤出些钱，表彰尊老爱幼的典型。

现在，毛致用自己每年也拿出一两万元，资助村里的老人。

兼职村官

毛致用长期主政两个农业大省，曾就“三农”问题撰写专著，提出过不少富有创见的建议和意见。如今，他仍在关注并思考这个问题。

他回故里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保护村里的两棵古树；与村民商议的第一件事，是保护生态环境。他说：“农村的这那事，首先要办好两件事，即生态和道路。生态要从沼气入手，有了沼气，封山育林、涵养水源就成了现实；路修好了，不仅方便了出行，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进、农副产品的运出也都方便了。”

但办这些事是要花钱的。毛致用又说：“村集体还是要有点收入，有了钱，村干部就好当了。困难户、五保户都可以照顾，干部工资也有了着落。过去办集体经济的老办法行不通。现在看来，集体经济要搞承包制，落实到人，就会越办越好。”

毛致用人认为，农村的基本问题是要“有人管事，有钱办事”。

“现在，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”他说，“比较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是没钱办事。”他早些年下决心帮村里办养猪场，现在村集体把猪场交给外地老板经营，每年可收租金15万元。

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，当地乡村干部常来请毛致用去教。他推托不来，便于今年4月3日，给镇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，谈了他的一

些想法：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必须坚持两条基本原则，一是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，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的自主权；二是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，要讲求实效，不搞形式主义。”

为让故乡百姓尽快过上小康日子，毛致用不但献计献策，还亲力亲为。去年，他不仅亲自参与西冲村国土项目的规划设计，还到现场监督施工。镇里引进两个企业项目，被征用山地的村民有想法，跑到他那里反映情况。他了解实情后，耐心做工作，最终两个厂办起来了，不仅解决了300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，还使村民有了不菲的收入分红。

一双皮鞋穿了十几年

毛致用每年都会去做一次例行身体检查，其血压、血脂、血糖等各项指标之好，让我们年轻一辈都有些眼红。

他说：“过去在位时，心脏有点毛病，大夫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的缘故。现在身体很好，心脏病消失了，挑个百把斤都不成问题。”他说这番话时，声音洪亮，一脸自豪。

直到现在，他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少于3个小时，种的菜、养的鸡和鱼，自己吃不了，就送给别人。

有人劝他别种那么多菜、养那么多鸡，这样太辛苦。他说：“人老了，关键是要有点事做。坐在家里无所事事，越想越糊涂，越想越难受，身体好不了。”

除了劳动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很特别。小时候穷，他自己打草鞋穿；参加工作后，没法穿草鞋了，就改穿布鞋，皮鞋只是在出席重要活动时

才穿一下。一双皮鞋，他竟然穿了几十年，还舍不得扔。

他不吸烟，基本不沾酒。睡觉要睡硬板床，坐凳要坐硬板凳。许多人羡慕他身体好，常向他请教长寿秘诀。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秘诀啊，要说有，热水泡脚，胜过补药。但再好的健康处方，如不能严格坚持，全是白搭。”

“做人做事，都不能小心眼”

3年多来，毛致用很少离开家门。“西冲好啊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”

退休以后，不少地方请他去看一看，他一概回绝。湖南各地每年都要办不少节俭会，大都想请他出山，说是有这么个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台上坐着，不仅有面子，更有福气。但他总是推托，偶尔在外露个面，也实非己愿，只是碍于情面。

“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，”毛致用说，“做人做事，不能小心眼，那样于事业无补，也有损身体健康。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，在进退去留这个问题上，尤其不能小心眼。”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毛致用从湖南去江西，做了11年的省委书记和人大主任。吴官正当年任省长。“我们配合得很好。哥俩好就是团结搞得好，没有小心眼。”

这是毛致用从政50多年的经验之谈。他还说：“一个人的进步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”直到现在，毛致用还感激一个人。此人叫李惠林，当时是在毛致用家乡主持土改工作的乡党委书记。李惠林还是他的人党介绍人。

那是1951年，毛致用21岁。他毕竟念完了高小，算是

有点文化，李惠林便找他去当秘书。“当时我不愿去，他就找了另一个人，但那人文化程度不高，干不下去，只得再次把我要了去。为此，他还住在我们家住了3天。就这样，我到乡里当了秘书。”

不久，毛致用就从乡里调到区公所，任财粮干事。因家里是下中农，一年后，他就转了正，入了党，并调到岳阳地委组织部当上了组织干事，不久又被安排到岳阳县担任副书记。1973年，43岁的他成了湖南省委书记（当时设有第一书记）。

李惠林后来从湘潭地区总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了休，如今身体仍然不错。这些年，毛致用每年都要去湘潭看望他老人家。

身上衣服打着补丁

50年的陈酿，是美酒；50年的婚嫁，是美满。毛致用与老伴易银秋1948年结婚，至今已58个春秋。

退出领导岗位的他，对社会公益事业仍十分热心。今年春天，他与一批老同志相约义务植树。毛致用一连栽下5棵茶花树，培土、浇水、踩实，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。夏天，湘南遭受“碧利斯”强台风袭击，灾害损失严重。在家收看电视的毛致用，第一个给赈灾募捐义演晚会打进电话，捐赠了2000元。

尽管常掏钱救济他人，可老两口的生活却十分节俭。衣服坏了，补了再穿；饭菜剩了，留着再吃。他对儿女的要求也始终很严格。长子毛叙保，即便已是湖南省商务厅厅长，也不敢破了老头子的规矩。

天色已晚，该道别了，毛致用再一次伸出温暖的双手，笑呵呵地道再见。此时，一抹斜阳穿过白云，映照着清澈的蓝天，他的面容与身影，与那棵百年古枫树一道，定格在我们的镜头里。

贺国华 周立耘
据《环球人物》

下岗女工自杀牵出六千万豪赌案

A 黑幕

下岗女工悬梁自缢

“老伴啊——”2006年5月17日，荣县旭阳镇一居民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。男主人文桃（化名）正准备出门上班，蓦然看到的一幕令他魂飞魄散——妻子周某某（53岁，县农机厂下岗女工）双脚悬空，悬梁自缢了！

“吃午饭时都没什么异样，她为什么突然走上了绝路啊?!”文桃悲痛欲绝！

遗书“牵”出地下赌场

“都是赌博害了她呀！”在清理遗物时，旭阳派出所民警发现周某某生前给丈夫、儿子及亲友的3份遗书，她在遗言中追悔莫及：自己长期陷入赌博不能自拔，欠下亲朋好友及赌博庄家的巨额赌债，无力偿还。

原来，从2000年起，周某某下岗后闲得无聊，便与朋友聚在一起打打小麻将，输赢几块钱；从去年6月起，周某某不满足“小打小闹”，转入地下赌场“敲板板”大额下注。赢了几次尝到“甜头”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不料越赌越输。一心想“翻本”的

她借了高利贷，至今年5月竟输光了50余万元。“我的精神几近崩溃，生活也日渐空虚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……”

B 追捕

行程数万里抓获聚赌头目

在周某某字字血泪的遗书中，频繁出现“地下赌场”、“抽头”、“放水”等字眼，引起了荣县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。“这起看似偶然的自杀事件，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一只巨大的‘黑手’！”该局局长邹永胜立即抽调14名民警组成“5·17”专案组，全力侦破此案。与此同时，该案被省公安厅确定为挂牌督办的涉黑恶赌博大案；荣县县委、县政府专门划拨了5万元办案经费。

5月17日周某某自缢，在当地引发了一场“地震”，聚赌头目、放水人员、赌客纷纷闻风而逃。民警南下广东、广西，东到江苏、浙江，北上成都、绵阳，行程数万公里，先后缉捕了包括丁某、兰某、赵某某等在内的7名团伙主要成员，以及59名涉赌、参赌人员，并督促36名涉案人员投案自首。

C 内幕

团伙成员分工明细

赌博团伙核心成员相继落网。根据他们的交代，一个由丁某、兰某、赵某某等7人为首的特大赌博团伙的“脉络”逐渐清晰。从去年10月起，该团伙由几名主要“股东”出资20万至60万元形成，分工明确，主要组织者丁某负责安排赌场大小事宜，并雇请了大批打手看场，对赢家按所赢金额的3%、5%、10%不等“抽头”；赌徒输光本钱，他们会主动“放水”，每万元每天收300至500元的利息。每场下来，庄家非法牟利达数万元。

“股东”兰某负责通知和接送参赌人员。他手里掌握了一份上百人的“熟客”名单，并不断发展新成员，平时保持单线联系。通知赌客集中后，往往要变换三四个地点，方才入场赌博；为保证“安全”，他还在派出所、警局或往赌场沿线安插3-5名“暗哨”，一有“风吹草动”，便通过高频对讲机通风报信。此外，兰某涉枪另案处理）为暴力护赌，从乐山购买了一支仿六四式手枪，以威慑欠高利赌债的人。

聚赌百余次牟利过百万

今年6月下旬，专案组接到群众举报，称李堰一机耕道旁的农舍有人聚赌。此前，警方曾3次突袭该窝点，但均被“暗哨”发现无功而返。

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猎人！这次，警方秘密集结警力，所有参战人员乔装成赶集村民，分乘两台租用的客车，一路驶近赌博窝点，一举捣毁了赌博窝点，现场缴获赌资10多万元、赌徒20余名。

经荣县警方查实：2005年10月至2006年6月，该特大赌博团伙先后在荣县双石、旭阳、贡井龙潭、桥头等地的茶楼、农家等处聚众赌博上百次，每场参赌人员从几人到三四十人不等，每场赌金动辄数万元甚至上百万元，至案发时，累计聚赌金额高达6000余万元，赌场组织者从中抽头渔利高达100余万元。

D 叹息

家毁人亡几多惋惜

专案组民警透露，此案涉案人员中，女性62人，男性40人，他们中，因赌博而债台高筑的有20余人，多个家庭因此妻离子散。其中，李某某、

吴某某等8人离婚；周某、赖某等10人流落外地躲高利贷。

30多岁的荣县人王郝（化名）本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和一个好妻子，王沾上赌博恶习后，每日无心工作，输魔般出入大小赌场，且逢赌必输，累计欠债几十万元。今年初，妻子一怒之下与他离了婚，带着幼子远走他乡。

狂赌豪掷越赌越“薄”

民警痛心他指出，涉赌人员以社会闲散人员居多，但也不乏国家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等，其中有1名副科级干部、4名教师、4名医生和2名干部家属卷入，影响恶劣。

此外，不少个体老板，在赌桌上一挥千金。据悉，赌注最高的一场赌局中，一煤矿老板一次就输掉现金290余万元。

俗话说：“赌博越赌越‘薄’，家底输空，日子难过”。民警感慨，赌博陋习像一颗毒瘤，滋生流氓恶势力，引发连锁暴力犯罪。除“5·17”大案外，该县近年来由赌博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16起、治安案件31起，纠纷40余起。2001年9月19日，荣州娱乐城业主刘某因与钟某争夺旭阳镇的赌博势力范围，被钟某雇请的职业杀手涂某、刘某枪杀。

据《华西都市报》